

中小學生古典文學修養文庫

中國古代志怪小說選 (二)

本書編委會編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小学生古典文学修养文库 编《 中小学生古典文学修养文库 》 编委会编 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5
I ① 中... I ② 中... I ③ ① 古典文学 原基本知识 原中学生 原课外读物 ② 古典文学 原基本知识 原小学生 原课外读物
IV ① 郎远 郎远 郎远 郎远

I ① 中... I ② 中... I ③ ① 古典文学 原基本知识 原中学生 原课外读物 ② 古典文学 原基本知识 原小学生 原课外读物
IV ① 郎远 郎远 郎远 郎远

中国古代志怪小说选 (二)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出版发行

河北保定前进印刷厂

开本：787mm×1092mm 1/32 印张：12.5
1995年 1月第 1版 1995年 1月第 1次印刷

字数：25千字 印数：1000—5000

(每套 10本) 总定价：10.00元

《中小学生古典文学修养文库》编委会

主 编：刘文武 蒋卫杰

副主编：邓先明 刘叶青

乔晓燕

编 委：丁 岚 王忠斌

刘 力 刘卫军

徐 晋

目摇录摇

(员)	劳山道士	(清)蒲松龄
(猿)	梦狼	(清)蒲松龄
(远)	席方平	(清)蒲松龄
(员)	画皮	(清)蒲松龄
(员)	青凤	(清)蒲松龄
(员)	晚霞	(清)蒲松龄
(员)	汪士秀	(清)蒲松龄
(员)	婴宁	(清)蒲松龄
(猿)	罗刹海市	(清)蒲松龄
(猿)	续黄粱	(清)蒲松龄
(员)	张鸿渐	(清)蒲松龄
(员)	促织	(清)蒲松龄
(员)	黄英	(清)蒲松龄
(员)	小翠	(清)蒲松龄
)		

(逖)	聂小倩	(清)蒲松龄
(逖)	红玉	(清)蒲松龄
(逖)	桃夭村	(清)沈起凤
(殒)	蛟奴	(清)沈起凤
(殒)	村姬	(清)沈起凤
(殒)	谭九	(清)和邦额
(殒)	翠衣国	(清)浩歌子
(愿)	秦吉了	(清)浩歌子
(愿)	青眉	(清)浩歌子
(怨)	假摇鬼	(清)浩歌子
(怨)	老学究	(清)纪昀
(怨)	南皮许南金	(清)纪昀
)		

劳山道士

邑有王生，行七，故家子。少慕道，闻劳山多仙人，负笈往游。登一顶，有观宇，甚幽。一道士坐蒲团上，素发垂领，而神观爽迈。叩而与语，理甚玄妙。请师之，道士曰：“恐娇情不能作苦。”答曰：“能之。”其门人甚众，薄暮毕集，王俱与稽首，遂留观中。

凌晨，道士呼王去，授以斧，使随众采樵。王谨受教。过月余，手足重茧，不堪其苦，阴有归志。一夕归，见二人与师共酌。日已暮，尚无灯烛。师乃剪纸如镜，粘壁间。俄顷，月明辉室，光鉴毫芒。诸门人环听奔走。一客曰：“良宵胜乐，不可不同。”乃于案上取壶酒，分贻诸徒，且嘱尽醉。王自思：七八人，壶酒何能遍给？遂各觅盎盂，竞饮先釂，惟恐樽尽，而往复挹注，竟不少减。心奇之。俄，一客曰：“蒙赐月明之照，乃尔寂饮，何不呼嫦娥来？”乃以箸掷月中。见一美人自光中出，初不盈尺，到地，遂与人等。纤腰秀项，翩翩作霓裳舞。已而歌曰：“仙仙乎！而还乎！而幽我于广寒乎！”其声清越，烈如箫管。歌毕，盘旋而起，跃登几上，惊顾之间，已复为箸。三人大笑。又一客曰：“今宵最乐，然不胜酒力矣。其饯我于月宫可乎？”三人移席，渐入月中。众视三人坐月中饮，须眉毕见，如影之在镜中。移时，月渐暗。门人燃烛来，则道士独坐，

而客杳矣。几上肴核尚存,壁上月,纸园如镜而已。道士问众:“饮足乎?”曰:“足矣。”“足宜早寝,勿误樵苏。”众诺而退。王窃欣慕,归念遂息。

又一月,苦不可忍,而道士并不传教一术。心不能待,辞曰:“弟子数百里受业仙师,纵不能得长生术,或小有传习,亦可慰求教之心。今阅两三月,不过早樵而暮归;弟子在家,未谙此苦。”道士笑曰:“我固谓不能作苦,今果然。明早当遣汝行。”王曰:“弟子操作多日,师略授小技,此来为不负也。”道士问:“何术之求?”王曰:“每见师行处,墙壁所不能隔,但得此法足矣。”道士笑而允之。乃传以诀,令自咒,毕,乎曰:“入之!”王面墙,不敢入。又曰:“试入之。”王果从容入,及墙而阻。道士曰:“俯首骤入,勿逡巡。”王果去墙数步,奔而入。及墙,虚若无物;回视,果在墙外矣。大喜,入谢。道士曰:“归宜洁持,否则不验。”遂助资斧,遣之归。

抵家,自诩遇仙,坚壁所不能阻。妻不信。王效其作为,去墙数尺,奔而入,头触硬壁,蓦然而仆。妻扶视之,额上坟起如巨卵焉。妻掷揄之。王惭愤,骂老道士之无良而已。

异史氏曰:“闻此事未有不大笑者;而不知世之为王生者,正复不少。今有佗父,喜疢毒而畏药石,遂有舐痛吮痔者,进宣威逞暴之术,以迎其旨。给之曰:‘执此术也以往,可以横行而无碍。’初试,未尝不小效,遂谓天下之大,举可以如是行矣,势不至触硬壁而颠蹶,不止也。”

(《聊斋志异》)

梦摇摇狼

白翁，直隶人。长子甲，筮仕南服，二年无耗。适有瓜葛，丁姓造谒，翁款之。丁素走无常，谈次，翁辄问以冥事。丁对语涉幻，翁不深信，但微哂之。

别后数日，翁方卧，见丁又来，邀与同游。从之去，入一城阙。移时，丁指一门曰：“此间君家甥也。”时翁有姒子为晋令。讶曰：“乌在此？”丁曰：“倘不信，入便知之。”翁入，果见甥，蝉冠豸绣，坐堂上，戟幢行列无人可通。丁曳之出，曰：“公子衙署，去此不远，亦愿见之否？”翁诺。少间，至一第，丁曰：“入之。”又入一门，见堂上、堂下，坐者、卧者，皆狼也。又视墀中，白骨如山，益惧。丁乃以身翼翁而进。公子甲方自内出，见父及丁，良喜。少坐，唤侍者治肴藪。忽一巨狼衔死人入。翁战惕而起曰：“此胡为者？”甲曰：“聊充庖厨。”翁急止之。心怔忡不宁，辞欲出，而群狼阻道，进退方无所主。勿见诸狼纷然噪避，或窜床下，或伏几底，错愕不解其故。俄有两金甲猛士努目入，出黑索索甲。甲扑地化为虎，牙齿□□。一人出利剑，斂梟其首。一人曰：“且勿，且勿，此明年四月间事，不如姑敲齿去。”乃出巨锤锤齿，齿零落堕地。虎大吼，声震山岳。翁大惧，忽醒，乃知其梦。心异之。遣人招丁，丁辞不至。

翁乃志其梦 ,使次子指甲 ,函戒哀切。既至 ,见兄门齿尽脱 ,骇而问之 ,则醉中坠马所折。考其时 ,则父梦之日也。益骇 ,出父书。甲读之色变 ,为间曰 :“此幻想梦之适符耳。何足怪 !”时方赂当路者 ,得首荐 ,故不以妖梦为意。弟居数日 ,见其蠹役满堂 ,纳贿关说者 ,中夜不绝 ,流涕谏止之。甲曰 :“弟日居衡茅 ,故不知仕途之关窍耳。黜陟之权 ,在上台不在百姓。上台喜 ,便是好官 ;爱百姓 ,何求能令上台喜也 ?”弟知不可劝止 ,遂归 ,悉以告翁。翁闻之大哭 ,无可如何。惟损家济贫 ,日祷于神 ,但求逆子之报 ,不累妻孥。次年 ,报甲以荐举做吏部 ,贺者盈门。翁惟唏嘘 ,伏枕托疾不出。未几 ,闻子归途遇寇 ,主仆殒命。翁乃起 ,谓人曰 :“鬼神之怒 ,止及其身 ,佑我家者不可谓不厚也。”因焚香而报谢之。慰藉翁者 ,咸以为道路之讹。惟翁则深信不疑 ,刻日为之营兆 ,而甲固未死。

先是 ,四月间 ,甲解任甫离境 ,即遇寇。甲倾装以献之。诸寇曰 :“我等之来 ,为一邑之民泄冤愤耳 ,宁专为此哉 !”遂决其首。又问家人 :“有司大成者谁是 ?”司故甲之腹心 ,助桀为虐者。家人共指之 ,贼亦决之。更有蠹役四人 ,甲聚敛臣也 ,将携入都 ,并搜决讫 ,始分资入囊 ,骛驰而去。甲魂伏道旁 ,见一宰官过 ,问 :“杀者何人 ?”前驱者曰 :“某县白知县也。”宰官曰 :“此白某之子 ,不宜使老后见此凶惨 ,宜续其头。”即有一人掇头置腔上 ,曰 :“邪人不宜使正 ,以肩承颌可也。”遂去。移时复苏。妻子往收其尸 ,见有余息 ,载之以行。从容灌之 ,亦受饮。但寄旅邸 ,贫不能归。半年许 ,翁始得确耗 ,遣次子致之而归。甲虽复生 ,而目能自顾其背 ,不复齿人数矣。

翁姐子有政声 ,是年行取为御史 ,悉符所梦。

异史氏曰：窃叹天下之官虎而吏狼者，比比也。即官不为虎，而吏且将为狼，况有猛于虎者耶！夫人患不能自顾其后耳，苏而使之自顾，鬼神之教微矣哉！”

（《聊斋志异》）

席方平

席方平,东安人。其父名廉,性戇拙。因与里中富室羊姓有隙,羊先死,数年,廉病垂危,谓人曰:“羊某今贿嘱冥使拷我矣。”俄而,身赤肿,号呼遂死。席惨怛不食,曰:“我父朴讷,今见凌于强鬼,我将赴地下,代伸冤气耳。”自此不复言,时坐时泣,状类痴,盖魂已离舍矣。

席觉初出门,莫知所往,但见路有行人,便问城邑。少选,入城。其父已收狱中。至狱门,遥见父卧檐下,似甚狼狈;举目见子,潸然涕流。便谓:“狱吏悉受贿嘱,日夜拷掠,胫股摧残甚矣!”席怒,大骂狱吏:“父如有罪,自有王章,岂汝等死魅所能操耶!”遂出,抽笔为词。值城隍早衙,喊冤以投。羊惧,内外贿通,始出质理。城隍以所告无据,颇不直席。席忿气无所复伸,冥行百余里,至郡,以官役私状,告之郡司。迟至半月,始得质理。郡司扑席,仍批城隍覆案。席至邑,备受械梏,惨冤不能自舒。城隍恐其再讼,遣役押送归家。役至门辞去。席不肯入,遁赴冥府,诉郡邑之酷贪。冥王立拘质对。二官密遣腹心,与席关说,许以千金。席不听。过数日,逆旅主人告曰:“君负气已甚,官府求和而执不从,今闻于王前各有函进,

恐事殆矣。”席以道路之口，犹未深信。俄有皂衣人唤入。升堂，见冥王有怒色，不容置词，命笞二十。席厉声问：“小人何罪？”冥王漠若不闻。席受笞，喊曰：“受笞允当，谁教我无钱耶！”冥王益怒，命置火床。两鬼摔席下，见东墀有铁床，炽火其下，床面通赤。鬼脱席衣，掬置其上，反复揉捺之。痛极，骨肉焦黑，苦不得死。约一时许，鬼曰：“可矣。”遂扶起，促使下床着衣，犹幸跛而能行。复至堂上，冥王问：“敢再讼乎？”席曰：“大冤未伸，寸心不死，若言不讼，是欺王也。必讼！”又问：“讼何词？”席曰：“身所受者，皆言之耳。”冥王又怒，命以锯解其体。二鬼拉去，见立木，高八九尺许，有木板二，仰置其下，上下凝血模糊。方将就缚，忽堂直大呼：“席某”，二鬼即复押回。冥王又问：“尚敢讼否？”答云：“必讼！”冥王命捉去速解。既下，鬼乃以二板夹席，缚木上。锯方下，觉顶脑渐辟，痛不可禁，顾亦忍而不号。闻鬼曰：“壮哉此汉！”锯隆隆然寻至胸下。又闻一鬼云：“此人大孝无辜，锯令稍偏，勿损其心。”遂觉锯锋曲折而下，其痛倍苦。俄顷，半身辟矣。板解，两身俱仆。鬼堂大声以报。堂上传呼，令合身来见。二鬼即推令复合，曳使行。席觉锯缝一道，痛欲复裂，半步而仆。一鬼于腰间出丝带一条授之曰：“赠此以报汝孝。”受而束之，一身顿健，殊无少苦。遂升堂而状。冥王复问如前，席恐再罹酷毒，便答：“不讼矣。”冥王立命送还阳界。隶率出北门，指示归途，反身遂去。

席念阴曹之暗昧尤甚于阳间，奈无路可达帝听，世传灌口二郎为帝勋戚，其神聪明正直，诉之当有灵异。窃喜两隶已去，遂转身南向。奔驰间，有二人追至，曰：“王疑汝不归，今果然矣。”摔回复见冥王。窃意冥王益怒，祸必更惨；而王殊

无厉容,谓席曰:“汝志诚孝。但汝父冤,我已为若雪之矣。今已往生富贵家,何用汝呜呼为?今送汝归,予以千金之产、期颐之寿,于愿足乎?”乃注籍中,嵌以巨印,使亲视之。席谢而下。鬼与俱出,至途,驱而骂曰:“奸猾贼!频频反复,使人奔波欲死!再犯,当捉入大磨中,细细研之!”席张目叱曰:“鬼子胡为者!我性耐刀锯,不耐挞楚。请返见王。王如令我自归,亦复何劳相送。”乃返奔。二鬼惧,温语劝回。席故蹇缓,行数步,辄憩路侧。鬼怒不敢复言。

约半日,至一村,一门半开,鬼引与共坐,席便据门闾。二鬼乘其不备推入门中。惊定自视,身已生为婴儿。愤啼不乳,三日遂殇,魂摇摇不忘灌口。约奔数十里,忽闻羽葆来,幡戟横路,越道避之,因犯卤簿。为前马所执,縶送车前。仰见车中一少年,丰仪瑰玮。问席:“何人?”席冤愤正无所出,且意是必巨官,或当能作威福,因缅诉毒痛。车中人命释其缚,使随车行。俄至一处,官府十余员,迎谒道左。车中人各有问讯,已而指席谓一官曰:“此下方人,正欲往诉,宜即为之剖决。”席询之从者,始知车中即上帝殿下九王,所嘱即二郎也。席视二郎,修躯多髯,不类世间所传。九王既去,席从二郎至一官廨,则其父与羊姓并衙隶俱在。少顷,槛车中有囚人出,则冥王及郡司、城隍也。当堂对勘,席所言皆不妄。三官战栗,状若伏鼠。二郎援笔立判。顷之,传下判语,令案中人共视之。判云:

勘得冥王者,职膺王爵,身受帝恩,自应贞洁以率臣僚,不当贪墨,以速官谤。而乃繁纓桀戟,徒夸品秩之尊;羊狼狼贪,竟玷人臣之节。斧敲斤斲,妇子之皮骨皆空;鱼食鲸吞,蝼蚁之微生可悯。当掬西

江之水 ,为尔湔肠 ;即烧东壁之床 ,请君入瓮。城隍、郡司 ,为小民父母之官 ,司上帝牛羊之牧。虽则职居下列 ,而尽瘁者不辞折腰 ;即或势逼大僚 ,而有志者亦应强项。乃上下其鹰鹯之手 ,既罔念夫民贫 ;且飞扬其狙狁之奸 ,更不嫌乎鬼瘦。惟受赃而枉法 ,真人面而兽心 !是宜剔髓伐毛 ,暂罚冥死 ;所当脱皮换革 ,仍令胎生。隶役者 ,既有鬼曹 ,便非人类。只宜公门修行 ,庶还落蓐之身 ;何得苦海生波 ,益造弥天之孽 ?飞扬跋扈 ,狗脸生六月之霜 ;隳突叫号 ,虎威断九衢之路。肆淫威于冥界 ,咸知狱吏为尊 ;助酷虐于昏官 ,共以屠伯是惧。当于法场之内 ,剥其四肢 ;更向汤镬之中 ,捞其筋骨。羊某富而不仁 ,狡而多诈。金光盖地 ,因使阎摩殿上 ,尽是阴霾 ;铜臭熏天 ,遂教枉死城中 ,全无日月。余腥犹能役鬼 ,大力直可通神。宜籍羊氏之家 ,以赏席生之孝。即押赴东岳施行。

又谓席廉 :念汝子孝义 ,汝性良懦 ,可再赐阳寿三纪。”因使两人送之归里。席乃抄其判词 ,途中父子共读之。既至家 ,席先苏 ,令家人启棺视父 ,僵尸犹冰 ,俟之终日 ,渐温而活。乃索抄词 ,则已无矣。

自此 ,家日益丰 ,三年间 ,良沃遍野 ,而羊氏子孙微矣 ,楼阁田产 ,尽为席有。里人或买其田者 ,夜梦神人叱之曰 :“此席家物 ,汝乌得有之 !”初未深信 ;既而种作 ,则终年升斗无所获 ,于是复鬻归席。席父九十余岁而卒。

异史氏曰 :人人言净土 ,而不知生死隔世 ,意念都迷 ,且不知其所以来 ,又乌知其所以去 ,而况死而又死 ,生而复生者

乎？忠孝志定，万劫不移，异哉席生，何其伟也！”

（《聊斋志异》）

画摇摇皮

太原王生 ,早行 ,遇一女郎 ,抱襖独奔。甚艰于步。急走趁之 ,乃二八姝丽。心相爱乐 ,问 : “ 何夙夜踽踽独行 ? ” 女曰 : “ 行道之人 ,不能解愁忧 ,何劳相问。 ” 生曰 : “ 卿何愁忧 ? 或可效力 ,不辞也。 ” 女黯然曰 : “ 父母贪赂 ,鬻妾朱门。嫡妒甚 ,朝詈而夕楚辱之 ,所弗堪也 ,将远遁耳。 ” 问 : “ 何之 ? ” 曰 : “ 在亡之人 ,乌有定所。 ” 生言 : “ 敝庐不远 ,即烦枉顾。 ” 女喜 ,从之。生代携襖物 ,导与同归。女顾室无人 ,问 : “ 君何无家口 ? ” 答云 : “ 斋耳。 ” 女曰 : “ 此所良佳。如怜妾而活之 ,须秘密 ,勿泄。 ” 生诺之。乃与寝合。使匿密室 ,过数日而人不知也 ,生微告妻。妻陈 ,疑为大家媵妾 ,劝遣之。生不听。

偶适市 ,遇一道士 ,顾生而愕 ,问 : “ 何所遇 ? ” 答言 : “ 无之。 ” 道士曰 : “ 君身邪气萦绕 ,何言无 ? ” 生又力白。道士乃去 ,曰 : “ 惑哉 ! 世固有死将临而不悟者。 ” 生以其言异 ,颇疑女 ,转思明明丽人 ,何至为妖 ,意道士借魇褙以猎食者。无何 ,至斋门。门内杜 ,不得入。心疑所作 ,乃逾墉垣 ,则室门亦闭。蹑足而窗窥之 ,见一狞鬼 ,面翠色 ,齿巉巉如锯 ,铺人皮于榻上 ,执采笔而绘之。已而掷笔 ,举皮如振衣状 ,披于身 ,遂化为女子。睹此状 ,大惧 ,兽伏而出。急追道士 ,不知所往。遍迹之 ,遇于野 ,长跪乞救。道士曰 : “ 请遣除之。此物亦良苦 ,甫

能觅代者,予亦不忍伤其生。”乃以蝇拂授生,令挂寝门。临别,约会于青帝庙。生归,不敢入斋,乃寝内室,悬拂焉。一更许,闻门外戢戢有声。自不敢窥,使妻窥之。但见女子来,望拂子不敢进;立而切齿,良久乃去。少时,复来,骂曰:“道士吓我。终不然,宁入口而吐之耶!”取拂碎之,坏寝门而入,径登生床,裂生腹,掬生心而去。妻号。婢入烛之,生已死,腔血狼藉。陈骇涕不敢声。

明日,使弟二郎奔告道士。道士怒曰:“我固怜之,鬼子乃敢尔!”即从生弟来。女子已失所在。既而仰首四望,曰:“幸遁未远。”问:“南院谁家?”二郎曰:“小生所舍也。”道士曰:“现在君所。”二郎愕然,以为未有。道士问曰:“曾否有不识者一人来?”答曰:“仆早赴青帝庙,良不知。当归问之。”去少顷而返,曰:“果有之。晨间一姬来,欲佣为仆家操作;室人止之,尚在也。”道士曰:“即是物矣。”遂与俱往,仗木剑,立庭心,呼曰:“孽魅偿我拂子来!”姬在室惶遽无色,出门欲遁。道士逐击之。姬仆,人皮划然而脱,化为厉鬼,卧嗥如猪。道士以木剑梟其首。身变作浓烟,匝地作堆。道士出一葫芦,拔其塞,置烟中,飏飏然如口吸气。瞬息烟尽,道士塞口入囊。共视人皮,眉目手足,无不备具。道士卷之,如卷画轴声,亦囊之。乃别,欲去。

陈氏拜迎于门,哭求回生之法。道士谢不能。陈益悲,伏地不起。道士沉思曰:“我术浅,诚不能起死。我指一人,或能之,往求必合有效。”问:“何人?”曰:“市上有疯者,时卧粪土中,试叩而哀之。倘狂辱夫人,夫人勿怒也。”二郎亦习知之,乃别道士,与嫂俱往。见乞人癫歌道上,鼻涕三尺,秽不可近。陈膝行而前。乞人笑曰:“佳人爱我乎?”陈告之故。又